

琴棋書畫

蕭荒◎主編

【国学经典——琴棋书画鉴赏】

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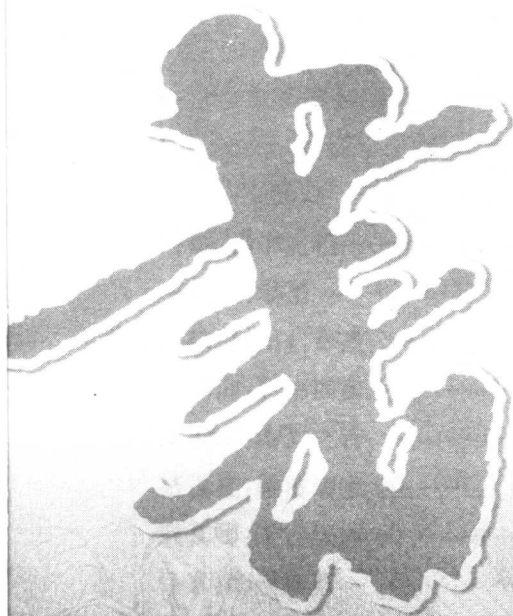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萧荒●主编

《国学经典——琴棋书画鉴赏》

大师风范

——书家卷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钟繇:楷书之祖	(1)
王羲之:书圣	(7)
王献之:出蓝小圣	(19)
欧阳询:唐书四家之首	(30)
虞世南:南派之首	(40)
褚遂良:融贯诸家	(46)
颜真卿:千古颜体	(55)
怀素:醉僧狂草	(65)
柳公权:一代风骨	(71)
蔡襄:法度严谨	(82)
苏轼:艺冠四家	(90)
黄庭坚:入古出新	(101)
米芾:风骨豪迈	(108)
赵孟頫:师古名家	(119)

钟繇：楷书之祖

钟繇将楷书中的简易成分集中起来，打破了隶书中的常规，变隶书平扁成楷书的方正，所以钟繇成了楷书之祖，并与略后的王羲之合称“钟王”。

钟繇在书法上造诣非凡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。唐代张彦远《法书要录·笔法传授人名》记载：蔡邕受于神人，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钟繇，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。其实，钟繇的书法并不限于一家之学。宋代陈思《书苑菁华·秦汉魏四朝用笔法》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，说他少年时曾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，后来又学习曹喜、刘德升等人的书法。所以说，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，都是集前人之大成者。

钟繇学习书法时极为用功，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。据西晋虞喜《志林》一书载，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，便请求借阅。但因为这本书太珍贵了，韦诞从不轻易借人，虽经钟繇苦苦请求也没有答应。钟繇忽然情急失态，捶胸顿足，以拳自击胸口，伤痕累累。这样大闹三日，终于昏厥而奄奄一息，幸亏曹操及时命人抢救，才幸免于难。

另据《书苑菁华》记载，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，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，还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。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，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。在学习过程中



不分白天黑夜，不论场合地点，有空就写，有机会就练，与人坐在一起谈天，就在周围地上练习；晚上休息，就以被子作纸张，时间长了被子被划了个大窟窿；见到花草树木、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，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；有时去厕所竟忘了回来，这些都说明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。在苦练的同时，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，比如，他经常与曹操、邯郸淳、韦诞、孙子荆、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问题。

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，对弟子门生也同样要求严格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，但成效不大，钟繇当面怒斥，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，在家中勤学苦练。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，名振一时。对于儿子钟会，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、百般劝诫，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钟繇、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“大小钟”。

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、隶书和行书，南朝刘宋时人羊欣《采古未能书人名》说：“钟有三体，一曰铭石之书，最妙者也；二曰章程书，传秘书教小学者也；三曰行押书，相闻者也。”所谓“铭石书”，即指正楷，“章程书”即隶书（八分书），“行押书”指行书。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，我们现在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，要么是伪书。钟繇的书法古朴、典雅，字体大小相间，整体布局严谨、缜密，历代评论成就极高。梁武帝撰写了《观钟繇书法十二意》，称赞钟繇书法“巧趣精细，殆同机神”。庾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“上品之上”，说“钟天然第一，工夫次之，妙尽许昌之碑，穷极邺下之牋”。

此外，明岑宗旦、清刘熙载等人，都给钟繇之书以极

高评价。其行书略逊于王羲之、王献之，草书稍逊于卫协、索靖，八分书（楷书）有《魏受禅碑》传世，这是钟繇书法的典型代表。

在唐朝之前，世人大多喜爱钟繇的书法，认为王书（王羲之）不如钟书。唐朝时，李世民以帝王之尊独推王羲之，故有唐以后以王为冠绝，钟繇的名声就渐渐不如王羲之了。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评论说“魏初，有钟、胡（胡昭）二家为行书法，俱学于刘德升，而钟氏小异，然亦各有其巧，今盛于世。”王羲之《书论》则称：“余览钟繇书，骨甚是不轻。”唐张怀瓘则说：“若真书古雅，道合神明，则元常第一。”

一般认为钟繇作品有“五表”、“六帖”、“三碑”。“五表”指《宣示表》、《荐季直表》、《贺捷表》、《调元表》、《力命表》，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，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。褚遂良《晋右军王羲之书目》说，《宣示表》是王羲之临本，因王羲之也为书法大家，所以临摹得非常成功，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。至于《宣示表》真迹，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《书录》说：“太傅《宣示》墨迹，为丞相始兴（王导）宝爱，丧乱狼狽，犹以此表置衣带。过江后，在右军处，右军借王修，修死，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，遂不传，所传者乃右军临本。”

《调元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贺捷表》三表也是后人临本，但成就也较高。其中《贺捷表》，又名《戎路表》、《戎格表》，东汉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钟繇68岁时写，内容为得知蜀将关羽被杀的喜讯时写的贺捷表奏，此帖最能代表钟书的面貌。《宣和书谱》说：“楷法今之正书也，



钟繇《贺克捷表》备尽法度，为正书之祖。”此帖尚未脱尽隶书笔意，但已属楷体，徐邦达先生认为，此帖的字体符和羊欣在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中所提到的“八分楷体”。此帖“获”字的末笔，“舍”字的第一、二笔等，都还带有明显的隶字特点。钟繇的字以书写自然、风格古朴以及章法结字的茂密幽深著称，这些在此帖中都可窥见一斑。

《荐季直表》可信性最强，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，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“贞观”玉玺，宋徽宗赵佶“宣和”、宋高宗赵构“绍兴”以及清乾隆“乾隆真赏”等御印，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。后几经辗转，毁于民国十三年（公元1924年），今仅存其影印件。由于它具有钟书的基本特征和很高的艺术价值，故得到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，陆行直说：“繇《荐季直表》高古纯朴，超妙入神，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。”王世贞认为，在此帖显世之后，“天下之学钟者，不再知有《淳化阁》”。此帖笔画、结字都极其自然，章法错落，梁武帝等所说“云鹤游天”，“群鸿戏海”以及“行间茂密”等在此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。“六帖”指《墓田丙台》、《昨疏还示帖》、《白骑帖》、《常患帖》、《雪寒帖》、《长风帖》。“六帖”全部为临本，《丙舍帖》、《还示帖》成就较高，也较接近钟体，是上乘之作，至于《白骑帖》等4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，与钟体相去甚远。“三碑”是《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》、《魏上尊号碑》、《受禅碑》，这些全为刻本，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。《乙瑛碑》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：“后汉钟太尉书”，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（公元153年），此时钟繇只有3岁，显然是误传。



作为楷书的开山之祖，钟繇的影响可谓深远，历代书法家莫不从钟体中汲取养分。比如晋代的王羲之、王献之，唐朝的虞世南、颜真卿、柳公权，宋朝的蔡襄、黄庭坚，以及后来的赵孟頫、文征明等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钟繇的影响。

作为书法家，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其书论较零碎，散见于后世文集中。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云“钟繇书法曰：笔迹者，界也，流美者，人也。”《书苑菁华·秦汉魏四朝用笔法》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：“用笔者天也，流美者地也，非凡庸所知。”以天地、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，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，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，可以达到出神入化、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。正因这种创造与大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，故谓“非凡庸所知”。实际上，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、平淡真淳，多天工而少人为。以自然状书势，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，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。

卫恒《四体书势·隶势》载钟繇语曰：“鸟迹之变，乃惟左隶，（益蜀）彼烦文，从此简易。焕若星辰，郁劳云市。”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收有梁武帝萧衍《观钟繇书法十二意》，所谓“十二意”，是指平、直、均、密、锋、力、轻、决、补、损、巧、称，主要是指用笔方法、间架结构等。

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。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，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，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云：“钟王变体，始有古隶、今



隶之分，夫以古法为隶，今法为楷可也。”总之，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、发展和流变都有着重要作用。



王羲之：书圣

魏晋书法名家辈出、遗迹宏富，其中将楷书、行草诸体推向新境界的，当首推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。

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，伯父王翼、王导，堂兄弟王恬、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。王旷善行、隶书，王廙擅长书画，王僧虔《论书》曾评：“自过江东，右军之前，惟廙为最，画为晋明帝师，书为右军法。”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，由父王旷、叔父王廙启蒙。

7岁那年，王羲之跟随姨母、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。卫夫人师承钟繇，妙传其法，《唐人书评》曰：“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，低昂美容。又如美女登台，仙娥弄影，红莲映水，碧沼浮霞。”王羲之的临摹卫书一直到12岁，虽已不错，但自己却总觉得不满意。因常听姨母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，使他对东汉“草圣”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，并决心以张芝的“临池”故事来激励自己。

为了练好书法，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，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。他在书房内、院子里、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，安放好笔、墨、纸、砚，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，就马上写到纸上。渡江后，王羲之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、曹喜、张芝、张昶、蔡邕和梁鹄等人的书法，广闻博取、探源明理，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，自成一家。他曾自述：“予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；及渡江北游名山，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；



又之许下，见钟繇、梁鹄书；又之洛下，见蔡邕《石经》三体书；又于从兄洽处，见张昶《华岳碑》，始知学卫夫人书，徒费年月耳。遂改本师，仍于众碑学习焉。”

王羲之志存高远，富于创造，他学钟繇自能融化，敢于改变钟繇的笔法。钟书尚翻，真书也具有分势，用笔尚外拓，有飞鸟蹇腾之势，被人们称为“钟家隼尾波”。王羲之心仪手追，但易翻为曲，减去分势，用笔尚内擫，不折而用转，所谓“一榻灌直下”。王羲之的这一书写方法使楷书在用笔、结字、章法布局等方面更富气韵，史称“韦圣”。王羲之学张芝也能自出机杼，在其中融入自己的东西。唐代张怀瓘曾在《书断》中指出：“剖析张公之草，而浓纤折衷，乃愧其精熟；损益钟君之隶，虽运用增华，而古雅不逮，至研精体势，则无所不工。”

王羲之对钟繇隶书“损益”、“运用”，对张芝草书“剖析”、“折衷”，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“研精体势”。沈尹默曾经赞扬道：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，依样画着葫芦，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，使古人为我服务，不泥于古，不背乎今。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，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，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，推陈出新，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。

王羲之对真书、草、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，其楷、行、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草俱入神妙之境，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。他的真书势形巧密，遒古平、寓秀丽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。楷书代表作有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经》、《东方朔画赞》等，这些作品在南朝即脍炙人口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“书之圣”。

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，显现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，宋代姜夔在《续书谱·真书》中说：“唐人下笔，应规入矩，无复魏晋飘逸之气。古今真书之神妙，无出钟元常，其次则王逸少。今观二家之书，皆潇洒纵横，何拘平正？”从王羲之的楷书中，可以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，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，各尽自然之态，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，自然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。

从革新方面来看，王羲之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。王羲之的行草植根于汉魏以来的隶书，他把带隶书波磔的草书发展为章草，把不带隶书波磔的草书演变为今草，又把介乎楷、草之间的行书与草书并用，使之广为流行。这种创造深得历代书家尊重，唐太宗予以极高的评价，说他“详察古今，研精篆隶，尽善尽美”。王羲之的行草被世人尊为“草之圣”，有《豹奴帖》、《十七日帖》、《寒切帖》等名作传世。

将王羲之的书法和两汉、西晋书法相比较，可以发现王书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，结构多变，给人以静美之感，南朝萧衍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曰：“王羲之书字势雄逸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，故历代宝之，永以为训。”王羲之最大的成在于增损古法，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、美轮美奂的书体，把散见于前代、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、结字优点，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。因此，王羲之的草书显得浓纤折中，正书势巧形密，行书则遒劲自然。总之，王羲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、讲究情趣的境界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

在书法理论方面，王羲之多次将书法创作比拟为一场鏖战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夫纸者阵也，笔者刀稍也，墨者釜甲也，水砚者城池也，心意者将军也，本领者副将也，结构者谋略也，随笔者吉凶也，出入者号令也，屈折者杀戮也。”战争是一种多方面的较量，装备、工事、谋略、士兵之素质、将帅之才能，书法创作与此类似，除笔墨纸的精良外，还要重视“心意”、“本领”、“谋略”等，只有用心意操纵“兵法”，才能出奇制胜。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唐太宗在布阵击敌之中悟透了书法之理，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，更是将战事与书法连类譬喻。王羲之还强调创作中的“意在笔前”、“书须存思”，曾经说过：“夫欲学书之法，先乾研墨，凝神静虑，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动，则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前，然后作字。”

王羲之的书法更揭示了美学原理，他在论点画之美时，说“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衡，或如蹲鸱，或如科斗，或如瓜瓣，或如栗子，存若鸮口，尖如鼠屎。如斯之类，各禀其仪”；论“戈法”，则应“落竿峨峨，如长松之倚溪谷，似欲倒也，复似百钧之弩初张”；论“屈脚”，当“弯弯如角弓之张”；“立人”，如“鸟之在柱首”；“足宛脚”，如“壮士之屈臂”；“急引急牵”，如“云中之掣电”。王羲之还说，“凡作一字，或类篆籀，或似鸽头”，“或如虫食木叶，或如水中科斗，或如壮士佩剑，或似妇女纤丽”。王羲之就是这样，在书法中演绎人生之美、自然之美、万物之美。

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，首推《兰亭序》。东晋有一个风俗，在每年阴历三月初三，人们必须去河边游玩，以消



除不祥，这叫做“修楔”。晋穆帝永和九年（公元353年）三月初三，王羲之与名士孙统、孙绰、谢安、支遁等41人在会稽的兰亭（今浙江绍兴）修楔。期间众人曲水流觞，赋诗抒怀，做诗37首，编纂为《兰亭集》，由王羲之为之作序。王羲之以特选的鼠须笔和蚕茧纸乘兴而书写了一篇序，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，这就是被米芾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。此帖为草稿，28行共324字，其中仅“之”字就有20多个，并且各具体态及美感。王羲之因当时兴致高涨，写得十分得意，据说后来再也写不出这样好的佳品了。

此帖下笔有如神助，章法、结构、笔法都很完美，有“遒媚劲健，绝代所无”之誉，是王羲之而立之年的得意之作。后人评道：“右军字体，古法一变。其雄秀之气，出于天然，故古今以为师法”。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，《兰亭序》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尺幅之中的辉煌书艺殿堂，唐太宗赞叹它“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”，黄庭坚称赞说：“《兰亭序》草，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，反复观之，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。”

《兰亭序》遒媚劲健的用笔美流贯于每一细部，略剖其横画，则有露锋横、带锋横、垂头横、下挑横、上挑横、并列横等，随手应变；其竖画，则或悬针，或作玉筋，或坠露，或斜竖，或弧竖，或带钩，或曲头，或双杈出锋，或并列，各尽其妙；其点，有斜点、出锋点、曲头点、平点、长点、带钩点、左右点、上下点、两点水、三点水、横三点、带右点等；其撇，有斜撇、直撇、短撇、平撇、长曲撇、弧撇、回锋撇、带钩撇、曲头撇、并列撇，等等；



其挑，或短或长；其折，有横折、竖折、斜折；其捺，有斜捺、平捺、回锋捺、带钩捺、长点捺、隼尾捺等；其钩，则有竖钩、竖弯钩、斜钩、横钩、右弯钩、圆曲钩、横折钩、左平钩、回锋减钩。无论横、竖、点、撇、钩、折、捺，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。《兰亭序》二三百字中，每一个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，每一个字都是筋骨血肉完足的丰躯，并且各有各的秉性、精神、风仪。她们或坐、或卧、或行、或走、或舞、或歌，在一个小小的尺幅之内，就好像聚集了一大群贤儒优雅的生命，向人们展示了最丰富最纯真的精神、最耀眼最灿烂的生之美。

王羲之智慧之富足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，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。序中除了各不雷同的 20 多个“之”字之外，重复使用的字还有“事”、“为”、“以”、“所”、“欣”、“仰”、“其”、“畅”、“不”、“今”、“揽”、“怀”、“兴”、“后”等，这些字也都是别出心裁，自成其妙。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写道：“右军《兰亭序》，章法为古今第一，其字皆映带而生，或小或大，随手所如，皆入法则，所以为神品也。”后世珍视其布白之美，正如解缙在《春雨杂述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右军之叙兰亭，字既尽美，尤善布置，所谓增一分太长，亏一分太短。”《兰亭序》的章法，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，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。

兰亭修禊，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、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，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，挥写下千古杰作《兰亭序》。正因为他情深意厚，因此能够使这种感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在笔端尽情展露；也因为他笔法谨严，因此能够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；还因为他本身具备各

种美、是各种美的集大成者，因此能够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完美无缺、高华圆融的境界。

后世名家虽竭力临摹这件杰作，但始终没有人达到这种水平。南唐的张洎说道：“善法书者，各得右军之一体。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，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，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，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。”沈尹默说“当时逸少本天全”，肯定了《兰亭序》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，自然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。

1600 多年来，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《兰亭序》，想深入王羲之的堂奥，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。可以说，《兰亭序》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，很多人希望走进去领略精髓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其中畅通无阻。宋代姜夔藏有 4 本《兰亭序》，日日研习，常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跋其上，有一跋云：“廿余年习《兰亭》皆无人处，今夕灯下观之，颇有所悟。”历时 20 多年才稍知入门，可见释读之难。

王羲之将《兰亭序》传给子孙，直至七代孙智永，遗付给辩才，后来被唐太宗李世民“骗”入内廷。唐太宗对《兰亭序》着迷不已，曾命搨书人赵模等各搨数本赐给王臣，真迹则陪他殉葬在昭陵了。武则天时韞椞掘发，真迹又复出于世，收入玄宗内府，且刻石置于学士院，称为“定武兰序”。到了宋、金时代，真迹就再也找不到了。传世本种类很多，或木石刻本，或为摹本，或为临本，我们今天所见的《兰亭序》，都是前人临摹的作品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，除了“天下第一书”的《兰亭序》外，著名的还有《乐毅论》、《快雪时晴帖》、《十七帖》、《官奴



帖》、《二谢帖》、《奉桔帖》、《姨母帖》、《黄庭经》等。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平和自然，笔势委婉含蓄，遒美健秀，后人评曰：“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”。

《乐毅论》，小楷字体。此帖笔势流丽，神采焕发，肥瘦相称，极合楷书的法则。隋智永称它为“正书第一”，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，后人多半认同。梁朝时就已有临摹本，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摹本，唐朝年间又有质量上乘的重摹本。

《快雪时晴帖》，行书，是一封书札，内容是写王羲之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。此帖以“羲之顿首”四字行草开头，以“山阴张候”行楷结尾，其中或行或楷，或流而止，或止而流，无一笔掉以轻心，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流利秀美。元赵孟頫曾称此帖为“天下第一法书”，乾隆皇帝极珍爱此帖，誉之为“天下无双，古今鲜对”。他将此帖与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、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合称“三希”，此帖列于首位，宝藏在“三希堂”中。

《十七帖》，草书，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，因卷首有“十七”字故名。此帖风格典雅，不激不厉，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，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。全帖行行分明，字与字之间偶有牵带，但以断为主，形断神续，行气贯通，字形大小、疏密错落有致。前人对此评价甚高，宋黄伯思说“此帖逸少书中龙也”，朱熹说“玩其笔意，从容衍裕，而气象超然，不与法缚，不求法脱，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”。也有人认为此帖“笔法古质浑然，有篆籀遗意”，这正表明王羲之善于“兼撮众法，备成一家”，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。